



書叢創在
波之代時
著濟同林

行印局書東大

書叢創在
波之代時
著濟同林

編主銓 陳濟同林

行印局書東大

1946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初版

在創
叢書

時代之波 (全一册)

定價國幣三千元

(外埠酌加郵運包裝費)

版權
不准
翻印
所有

著者 林同濟

主編 林同濟

上海福州路三一〇號

發行人 陶百川

印刷者 大東書局

上海福州路及各省市

發行所 大東書局

在創叢書緣起

第二次世界大戰，引起人類文化歷史上一個空前的大變動。人類必須要重新創造一個新的文化——一個能够使人類幸福生活的文化——這是今後刻不容緩的工作。在這一工作開展的中間，全世界的思想家，都要「重新估定一切的價值」，因為我們正處着世界精神進展的轉變關頭。

中國舊的文化，不能應付這一個新的局面，已經是有識者所承認的了，但是新的文化的創造，正是千頭萬緒，莫知所從。同人有鑒於此，各就多年觀察思考所得，筆之於書，集為「在創叢書」。目標雖則相同，立場不拘一致，無論在哲學文學藝術政治社會經濟科學方面，只要能够有新的見解，新的貢獻，用流利曉暢的文章，發表對於新文化創造的結論，均歸入此集。希望這一些結論，能够供給有心人作參考。

在創叢書編輯委員會

林同濟

王贛愚
雷海宗

梁宗岱
陳銓

啓

本書內容述要

林同濟先生數年前在昆明主編「戰國策」，後在重慶大公報主編「戰國」副刊，以華麗的文章，嶄新的思想，震動全國。一般批評，均認為劃時代的刊物。後因經濟關係，強迫停刊，而讀者想望甚殷，即斷簡殘篇，亦爭相傳誦。然而當時讀者雖衆，發行數目不多，存者視如珍寶，不肯借閱。本社有鑒於時代之迫切要求，特請林先生出其最後唯一存本，重新校訂，剔蕪存真。手此一篇，則戰國策之精華，即完全在握，新時代之動向，呈現目前。全書計文廿三篇，約二十萬言，篇篇精采，字字珠璣，第一流文字，第一等思想。編者排列亦煞費苦心，次序井然，前後一貫，互相闡明，洵中國近代散文之奇觀，出版界空前之盛事。

卷頭語

這冊子內的文章，除了一二篇外，都是抗戰第三至第五年間在戰國策半月刊和大公報戰國副刊上發表的。各方索讀者多，這冊子或可當作一種「戰國文存」，以供讀者方便。

各篇文章由各作者自負其責。其中意見不必盡同，但一個動機我相信是共同感到的，就是：目前中國所基本缺乏的乃是活力——個人缺乏活力，民族缺乏活力。我們倘可以提供些活力的鼓舞？

真理是多方面的，但談真理又必因時代需要之不同而決定其所傾重的方面。我們非敢謂這些文章得了真理之全，願命名曰時代之波以質讀者。

抗戰第七年除夕林同濟附誌

時代之波

時代之波

卷頭語

- 一、寄語中國藝術家……………林同濟
- 二、浮士德精神……………陳銓
- 三、我看中國人……………E R
- 四、中西人風格一較……………何永佶
- 五、柯伯尼宇宙觀……………林同濟
- 六、力！……………林同濟
- 七、力人……………陶雲達

- 八、嫉惡如仇……………林同濟
- 九、請自悔始！……………林同濟
- 十、民族宗教生活的革創……………林同濟
- 十一、五倫新解……………賀麟
- 十二、論英雄崇拜……………陳銓
- 十三、讀英雄崇拜……………沈從文
- 十四、英雄崇拜與人格教育……………賀麟
- 十五、再論英雄崇拜……………陳銓
- 十六、文學批評的新動向……………陳銓
- 十七、狂飆文學……………陳銓

十八、民族文學運動·····	陳銓
十九、新的文學運動與文學觀·····	沈從文
二十、流行文學三弊·····	朱光潛
二十一、小說：作者和讀者·····	沈從文
二十二、阿物，超我與文化·····	林同濟
二十三、廿年來思想轉變與綜合·····	林同濟

一、寄語中國藝術家

林同濟

——恐怖·狂歡·虔恪——

(一)

我看盡你們的畫展了——花鳥畫·人物畫·山水畫……不是說山水畫乃是你們獨步人間的創作嗎！誠然，誠然，你們的山水畫有一道不可磨滅的功用——一種不可思議的安眠力！

然而，弟兄們呵，我消受不了一昧的安眠！

或許你們所需要的也正是幾晚上的失眠。曉得嗎，弟兄們，多少人生的意義，不失眠就無法領得來。

因此，我勸你們不要一味畫春山，春山熙熙惹睡意。我勸你們描寫暴風雪，暴風雪冽冽攪夜眠。

弟兄們，你們根本不該眠！暴風雪時辰，你們應該在曠野，寒無衣，飢無食，一望迷迷無際——無人，無動物，無一切，只有那無窮的空間瀰漫了這無情的暴風雪！莫道眠不得。坐不得，行也不得，而又——不得不行。暴風雪中掙扎，你們畫一畫！

斜風芍藥，淡月梅枝——引不起什麼靈魂的顫抖，讓我先派定第一道顫抖的母題——恐怖！

是氣壓突降之夜，滿天烏雲，不曉得爲什麼，心魂一上一下，躺床上，翻來覆去，眠不得也！想盡人間事，成，敗，榮，辱，憎，怨，慕，……那一個真實？茫茫天地，我何所爲而生，生何所爲而去？釘着眼睥睨，只一段無窮的黑漆漆——由床上到門前，門前到門外而到天之那一邊。轉回來，天邊到門外，到床前，依舊一團黑漆漆！靈魂幽暗處，只躡着一束渺茫茫的徬徨——一切抓不住！最後，疲極了，昏迷迷地合半眼，整

個身和魂懸蕩在岌岌的半空……忽然霹靂一劈，雷電從九空罩下，就繞着臥室打滾，燃燒。滂沱！大雨如河倒瀉下，院裏東牆，戛戛幾聲，砰然山崩嶽潰，狗狂叫不已，魔鬼四面跳出。在那掣紙窗的紫電光中，你緊抓着薄被子，坐起來，一副錯愕喪色的面孔——恐怖！

弟兄們！奮起筆來，快快畫一畫！

恐怖是人們最深入，最基層的感覺。撥開了一切，賸下的就是恐怖。時間無窮，空間也是無窮的。對這無窮的時空，生命看出了自家最後的脆弱，看出了那終究不可倖逃的氣運——死·亡·毀滅。恐怖是生命看到了自家最險暗的深淵：它可以撼動六根，可以迫着靈魂發抖。弟兄們呵！你們的靈魂到如今，需要發抖了！能發而後能渴慕，能追求。發抖後的追求，才有能力創造。我看第一步必需的工夫，是要從你們六根底下，震醒了那一點創造的星火。

(一)

第二步，讓我黑淋淋標出另一道母題——就是狂歡。

弟兄們，你們還曉得狂歡嗎？唉，數千年的「修養」與消磨，你們已失去了狂歡的本領了！然而生命必須重新發現狂歡！

微笑不夠用，哈哈幾聲乾笑更表現出生命力的枯澀。半笑等於半啼，半啼不算爲笑，你們的需求：全副的笑或全副的啼！啼笑憑你們，但不可不全副。

要全副的啼嗎？恐怖便是。

要全副的笑嗎？那就是狂歡。

狂歡是恐怖的正對頭，然而狂歡必生於恐怖。

那正是你看到人生最後深淵的剎那，六根顫，汗滿身，血滿面，你認定了生命是「無能」；忽然間不知從那裏括過來一陣神祕之風，揭開了前面的一角黑幕，你恍惚有所見，見得了一線的晨光，見得了陸地的閃爍。並不是一切渺茫茫！如果時空無窮，此刻此地却千真萬實。「我思故我在，」我在故我能！「我能，我能，」！拍案大叫，踢開門，

大步走出來，上青天，下大地，一片無窮舞蹈之場。挺着胸呼吸，不發抖，不怕什麼，你把握着自家，你否認了恐怖，你腳輕，你手鬆，你摸着宇宙的節拍。你擺腰前蹈，你聳身入空，你變成一隻鳥，一個駕翼的安琪兒，翩翩·旋轉·擺脫了體重的牽連。上下四方，充溢了陽光——豐草，花香，噴湧甘泉，俄聽得鈞天樂繞耳響。你眼花，你魂颺，你忍不住放聲叫，唱，唱出來你獨有之歌腔，追隨着整個宇宙奔馳，激起，急轉，滑翔！你和宇宙打成一片，不！你征服了宇宙，要變成宇宙本身。你四體澎漲，靈魂澎漲——澎漲到無極之邊。你之外，再無存在；你之內，一切油油生。你是個熱騰騰，你是個混亂的創造！

狂歡！狂歡！它是時空的恐怖中奮勇奪得來的自由亂創造！沒嘗過恐怖的苦味的，永遠嘗不到狂歡的甜蜜。

狂歡是流線交射，是漩渦匯集，是萬馬騰驤，是千百萬飛機閃電。狂歡是動，是舞——一氣貫下的百段旋風舞。

狂歡是鏗鏘雜沓，是鑼鼓笙簧，是狼嗥虎嘯，揉入了燕語鶯歌，是萬籟奮發齊鳴，無所謂節奏而自成節奏。狂歡是音樂，是交響曲的高浪頭。

弟兄們呵！我要你們畫狂歡就是要你們畫音樂，畫那交響曲的高浪頭！然而——你們不曾體驗到狂歡的顫動的，那裏會誕生出交響曲的高浪頭？

你們的畫，不是說畫中有詩嗎？唉！詩到如今，難言之矣！你們所謂詩，無病的呻吟，逸興的硜硜。我的所謂詩，可以興，可以發，可以舞，可以歌！硜硜的情緒，激不起巨大的音波。如果你們畫中有詩，願這詩不是三五字的推敲，而乃是整部民族史的狂奏曲！

(三)

史！這個字是一個如何可歌可泣的東西！一切史都硬要擺脫時空，但沒有一個史擺脫得了。一切史——真正的史——都是狂歡。都是恐怖。